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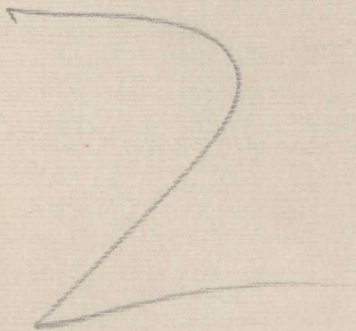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

私人藏书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著

盛力 崔鸿儒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I783.65/1

:1

2008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

私人藏书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著

盛力 崔鸿儒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人藏书/[阿根廷]博尔赫斯(Borges, J. L.)著;盛力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2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
ISBN 978-7-5339-2571-0

I. 私... II. ①博... ②盛... III. 散文—作品集—阿根廷—现代 IV. I78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4910 号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Copyright © Maria Kodama 1996

by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图字:11-1999-01 号

私人藏书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著 盛力 崔鸿儒 译

丛书策划 王晓乐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唐筠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zjwycbs.cn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310006 0571—85064309(市场部)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83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571-0

定价:(精)1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代序^①

冒着犯下时代错误(这一罪过虽然没有列入刑法却为概率论和常理所不容)的危险,我们现摘录将于 2074 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出版的《南部美洲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我们省却了个别可能给人以不恭感觉的段落并对肯定不符合现代人口味的行文做了适当的调整。这个词条的内容如下:

博尔赫斯,豪尔赫·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路易斯 作家和自修学者,1899 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去世日期不详,因为作为当时的文学品类的报纸在当地的历史学家们如今正在评述的那场大战乱期间全部遗失了。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他是诺拉·博尔赫斯(寡居)的哥哥。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在文学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

① 本文博尔赫斯写于 1974 年,附于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博尔赫斯全集》文末,作为全集“结语”。现移置于此,以作“博尔赫斯作品系列”的序言。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某些致命的局限。比如,对西班牙文学,除了克韦多的作品之外,他始终都不喜欢。他的朋友路易斯·罗萨莱斯认为《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的作者根本就不可能写得出《堂吉珂德》。这部小说,当然,是得到博尔赫斯赏识的少数作品之一;他看得上眼的还有伏尔泰、斯蒂文森、康拉德和埃萨·克罗斯的著作。他喜欢写短篇小说,这一点使我们想起了爱伦·坡在赞赏某些东方国家的诗风时说的那句名言:“没有别的什么更像一首长诗。”^①至于形而上学,只要提一提那部《巴鲁克·斯宾诺莎要义》(1975)就足够了。他虽然只是似乎在日内瓦受过正式的中学教育(对此,评论界至今还在查证之中),却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过课。他是卡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有传闻说他在考试中从不提问,只是请学生随意就命题的某个方面发表见解。他不限定日期,总是说他自己就没有日期的概念。他讨厌开列参考书目,认为参考书籍会使学生舍本逐末。

他庆幸自己属于其姓氏所代表着的资产阶级。他觉得平民和贵族全都耽于金钱、赌博、体育运动、民主狂热、追逐功名和争出风头,几乎没有差别。他于1960年前后加入了保守党,因为(他说)“它无疑是唯一不会煽起狂热的政党”。

有一大堆专题和辩论文章断言博尔赫斯一生中享尽荣华,

① 原文为英文。

这种名声至今仍然让我们疑惑。我们发现对此最不能理解的竟是他本人。他生平就怕人家说他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已经秘不可测,我们将继续探究其中的奥妙。

尤其不应忘记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国家处于没落时期。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通过一个杀人凶手之口讲出来的故事《玫瑰角的汉子》。他为谣曲填词,讴歌同一类的杀人犯。他为某个小诗人写了一篇感人的传记,那人唯一的功绩就是发掘出了妓院里的常用词语。独幕喜剧的作者们早就已经营造出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博尔赫斯的世界了,但是有教养的人们却不可能胸怀坦荡地欣赏那些节目。他们为那个给了他们这一乐趣的人欢呼叫好是可以理解的。他秘而不宣的而且说不定竟是下意识的苦心则是编造出一个压根儿就未曾存在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话。因此,年复一年,他于不知不觉中而且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助长了对残忍暴行的推崇,这种推崇最后演变成了对高乔人、对阿蒂加斯和对罗萨斯的崇拜。

现在再来看看他的另一个侧面。尽管卢戈内斯发表了《奇异的力量》(1906),一般来说,阿根廷的叙事散文没有超出辩证、

讥讽和记俗的范围。受北方作家们的作品的影响,博尔赫斯将散文提高到了融入幻想成分的境界。格罗萨克和雷耶斯教会了他简化用词,因为当时语言中充斥着古怪的不规范词语,如:acomplejado, búsqueda, concientizar, conducción, coyuntural, agresividad, alienación, grupal, negociado, promocionarse, receptionar, sentirse motivado, sentirse realizado, situacionismo, verticalidad, vivenciar... 语言科学院本该能够劝阻人们使用这类词语,但却没有挺身而出。惯于使用这类词语的人们于是就公开赞扬博尔赫斯的文风。

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的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

可以参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梅塞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全集》^①,其编排遵循了相当严格的时间顺序。

豪·路·博尔赫斯 著

林之木 译

① 《博尔赫斯全集》全球中文简体字版权,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引进,并初版于1999年11月。

目 录^①

序言	1
胡利奥·科塔萨尔《故事集》	3
《伪福音》	5
弗兰茨·卡夫卡《美国》《短篇小说集》	7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蓝十字和其他故事》	9
莫里斯·梅特林克《花的智慧》	11
迪诺·布扎蒂《鞑靼人的荒漠》	13
易卜生《彼尔·英特》《海达·加布勒》	15
若泽·玛丽亚·埃萨·德·克罗兹	
《满洲官员》	17
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耶稣会帝国》	19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	2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时间机器》《隐身人》 ..	23
罗伯特·格雷夫斯《希腊神话》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27
爱德华·卡斯纳、詹姆斯·纽曼合著	
《数学与想象》	29

尤金·奥尼尔	
《伟大之神布朗》《奇妙的插曲》《哀悼》	31
在原业平《伊势物语》	33
赫尔曼·梅尔维尔《班尼托·西兰诺》	
《毕利·伯德》《代笔者巴特贝》	35
乔万尼·帕皮尼	
《日常悲剧》《盲驾驶员》《话与血》	38
阿瑟·梅琴《三个骗子》	41
路易斯·德·莱昂修士	
《雅歌》《〈约伯记〉释义》	43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套在脖子上的绳索》	46
奥斯卡·王尔德《散文、对话集》	48
亨利·米绍《一个野蛮人在亚洲》	50
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	52
伊诺克·阿诺德·本涅特《活埋》	54
克劳迪奥·埃利安诺《动物志》	56
索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58

古斯塔夫·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	60
马可·波罗《行纪》	62
马塞尔·施沃布《假想人生》	64
萧伯纳《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	
《巴巴拉少校》《康蒂坦》	66
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	
《众人的时刻》《马尔科·布鲁托》	68
艾登·菲尔波茨《雷德梅恩一家》	70
克尔恺郭尔《恐惧与战栗》	73
古斯塔夫·梅林克《假人》	75
亨利·詹姆斯	
《教师的课程》《私生活》《地毯上的图像》	77
希罗多德《历史九卷》	79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	81
拉迪亚德·吉卜林《短篇小说集》	83
威廉·贝克福德《瓦提克》	86
丹尼尔·笛福《摩尔·弗兰德斯》	88
让·科克托《“职业奥秘”及其他》	91

托马斯·德·昆西《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	93
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	
《西尔维里奥·兰萨作品序》	95
安东尼·加朗选编《一千零一夜》	97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新天方夜谭》《马克海姆》	99
莱昂·布洛瓦	
《因犹太人而得救》《穷人的血》《在黑暗中》 ...	102
《薄伽梵歌》《吉尔伽美什史诗》	104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幻想故事集》	106
大卫·加尼特《太太变狐狸》	
《动物园里的一个人》《水手归来》	108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110
保罗·格罗萨克《文学批评》	112
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偶像》	114
胡安·鲁伊斯《真爱诗篇》	116
威廉·布莱克《诗全集》	118
休·沃波尔《在黑暗的广场》	120

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诗集》	122
埃德加·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124
普布留斯·维吉尔·马罗《埃涅阿斯纪》	126
伏尔泰《小说集》	129
J. W. 邓恩《时间试验》	132
阿蒂利奥·莫米利亚诺《评〈疯狂的罗兰〉》	134
威廉·詹姆斯《各种宗教试验》《人性研究》	136
斯诺里·斯图鲁松	
《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萨迦”》	139

序 言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脑中会有一套浩繁的藏书形成，那是由曾经让我们爱不释手并且极想与人分享的书和文字组成的。这一私人藏书中的每篇文字不一定都很有名。原因很清楚。传播名声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文学的美而是文学的运动、年代以及对一些作品的繁琐分析（那些作品似乎不是为了使读者愉悦而是为了让人分析而写的）。

我已大致想好并要为之作序的这套书则是为使人感到愉悦而写的。我既不按自己的文学习惯也不按某一传统、某一流派、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来选择。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作家，但我相信我是一个极好的读者；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敏感而心怀感激的读者。希望这套书就像我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那样包括各个方面——好奇心曾诱使我而且继续诱使我涉足那么多的语言、那么多种文学。我知道小

说也像寓言和歌剧那样不真实,但我仍把小说收了进来,因为这些作品也曾进入我的生活。我要重复一遍,这套由不同类型的书汇成的丛书是我个人的偏好。

我和玛丽亚·儿玉曾远涉重洋遍游世界。我们去过得克萨斯、日本、日内瓦、底比斯;现在,为了汇集对我们来说曾是最重要的书,我们将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历览记忆的走廊和宫殿。

一本书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是存在于这个与之毫不相干的世上的所有书籍中平平常常的一册,直至找到了它的读者,找到那个能领悟其象征意义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那种被称之为美的奇特的激情,这是心理学和修辞学都无法破译的那种美丽的神秘。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曾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几个世纪之后,惠斯勒又宣称:“艺术是自己发生的。”

但愿你就是本书等待的读者。

豪·路·博尔赫斯

胡利奥·科塔萨尔

《故事集》

40年代的某段时间，我在一家犹如秘密刊物的文学杂志当编辑。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我已不记得他当时的模样）交给我一份手写的短篇小说稿。我对他说过十天再来，届时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一周后，他来了。我对他说，他的那篇小说我很喜欢，已经送去刊印了。没过多久，胡利奥·科塔萨尔便读到了印成铅字的《被侵占的房子》，故事中还插有诺拉·博尔赫斯所绘的两幅铅笔画。许多年后的某个晚上，科塔萨尔在巴黎坦白地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我因充当了他的工具而感到荣幸。

那篇小说写一所房子被不知何人渐渐侵占的故事，在以后的创作中，科塔萨尔再次使用这个题材，不过采用了不那么直接的形式，效果也因而显得更好。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读了《呼啸山庄》后曾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事情发生在地狱，但不知为什么全都是英国地名。”科塔萨尔的作品给人以同

样的印象。故事专写平庸的人物。这些人受制于由偶然的爱和偶然的不和所组成的常规，四周都是平庸的事物：香烟的牌子、玻璃橱窗、柜台、威士忌、药房、机场和站台。他们无奈地用报纸和收音机打发时间。故事发生的地方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黎。开始读这些故事时，我们会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叙述，读到后来才发现不对，讲故事的人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他那个与幸福无缘的可怕的世界。那是一个各种物质错杂的多孔的世界；人的意识可以进入动物的意识中，动物的意识也可进入人的意识之中。科塔萨尔也玩弄制成我们身体的材料——时间。在一些故事中，两条时间线在流动、交织。

这些小说的风格算不上精致，但每个词都经过挑选，谁都无法叙述科塔萨尔哪篇故事的情节。每篇故事都由一定的词语，按一定的次序组成，若想对其中的哪一篇作个简述，那我们就会明白总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被丢弃。

《伪福音》

读这本书就是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回到本世纪初，那时，宗教是一种激情，很久以后才出现教会的教义和神学家的论证。最初，唯一有意义的是，在三十三年的时间里，上帝之子是一个人，一个以自己的死为世世代代的亚当子孙赎罪的被鞭笞、被祭献的人。揭示这一真相的许多书中就有这部《伪福音》。这个“伪”字现在一般用作“伪造”或“虚假”，其原义却是“隐秘”。隐秘的文字便是不向大众公开，只让少数人阅读的文字。

先不管我们是否缺乏信仰，基督可是人类记忆中最鲜活的形象。他有幸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宣传他的教义（如今他的这些教义已传遍全球）。他的十二个弟子既贫穷又无文化。基督除了用手指在地上随写随抹的那些字句之外，没留下任何文字（毕达哥拉斯和佛陀也都是口头传授的大师）。他不作任何论证，其思维的自然形式是比喻。为谴责葬礼的铺张、浮华，他断言那是死人在埋藏他们的死者；为指斥法利赛人的虚假，他说